

## 《傾訴與傾聽》

要是你熱愛這個世界，你會發覺這世上的一切都在傾訴。傾訴著自己的經驗、傾訴著自己的內心想法，又傾訴著自己的觀察。就像清脆的水聲，傾訴它和山的故事，像看書時，書向我傾訴它的深邃，吃話梅時，它向我傾訴它的酸……

有了傾訴，自然就有了傾聽。我傾聽鳥的煩惱，傾聽它和山的竊竊私語，傾聽那恬靜的天籟之聲……

一對對的傾聽和傾訴，就組成了人生。如果你不向別人傾訴苦惱，那你就會苦惱地生活。相反，你不會傾聽別人的心語，那你就無法打開心扉，無法感受和細味生活的點點滴滴。

生活是美好的，人要學會傾聽世界上的很多東西。春夏聽鳥蟬聲，秋冬聽蟲雪聲；白晝聽棋聲，月下聽蕭聲。傾聽不僅僅是一個感官動詞，它極具滲透力，甚至能穿透人的心靈。傾聽的對象有很多，例如傾聽於父母，傾聽於老師，傾聽於朋友。父母似乎總愛嘮叨，他們的話，譬如秋天的雨，下起來，總沒完。朋友總是吐槽，這都使我們不耐煩。

但是，我們此時要做的，便是傾聽。傾聽，要的是真誠。當我們靜下來，用真誠的耳朵去聆聽時，做到“此處無聲勝有聲，會發現一切在平常那麼習以為常的話語，看來卻如此特別。

傾聽是建立在平等與尊重上的將心比心，而非心不在焉，敷衍塞責。沒有傾聽，就沒有感同身受；有傾聽，才有設身處地的理解，愛與友情便在此刻昇華。

但是，傾聽難免單一，它無法訴說。在這世界，似乎很少人能讓我們放開傾訴，在路上，我沉思許久，總看到他們在微黃路燈的灑照下，踱自己蹣跚的步履，沉重而孤單。

漸漸地，腦海開始出現一個黑色的花。我渴望神可以藉由他們給我一些神秘的啟示。只是，在這個機器轟鳴的時代，每個人都帶著蒼白的神色匆匆行走在水泥森林的陰影下。他們在找尋什麼？又需要什麼？沒有人可以回答。只能在車上，觀察一隻趴在車窗上的螞蚱，看它就那樣漠視車上一群呆若木雞的人類，如孤雲野鶴的俠士一般，舞動著自己長長的觸鬚肆意。只能在地鐵裡，看著疾駛而過的列車帶來的的風，感受著一絲快意。

我發現他們無法訴說內心的不安、孤單，又有誰能聽呢？所幸，朋友的電話聲響，我向著她傾訴。話落，她一聲“別亂想，我在呢”，霎時，一些關於幸福的聲音、畫面、氣味和一些若有若無的觸覺慢慢回來，正慢慢驅散我心底的不安。

我閉上眼睛。慢慢的，我看到藍寶石般的夜空中撒滿了明亮的星星，看到

曙光在屋頂尖上跳動；我感到落花正帶著餘香飄落空中，露水從新芽上滑落留下淡淡的痕跡……這時，我的靈魂彷彿脫離了我疲憊的身體，站到了一個很高的地方，輕輕地跳躍著。

上天賜人以兩耳兩目，但只有一口，欲使其多聞多見而少言，這句話是對的，但我們也要讓自己傾訴。不會有人永遠一帆風順，徬徨無助總是吞噬著人的心靈，多少人將苦難壓在心底而抑鬱成疾？或許，每個人都需要有一個出口，讓靈魂的苦難釋放。尋到那個彼此信任與交心的人，或許你會感到撥雲見日的那番自在與感動。那個坐在你身旁默默注視著你，注定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無法取代的。

有時，訴說與傾聽無需語言，這種交流更加感動人心。伯牙與子期，高山流水，用音樂譜寫著知音的真諦。傾聽與訴說，奏響了生命，給予人希望。

然而，很多時候，我們麻木的心靈已經喪失了被感動的資格。我們不再傾聽，凡有意見不合便立刻停止交流，寧願故步自封。我們不想傾訴，交言深，非君子”的戒言刻在腦中，寧願自我封閉。伏爾泰曾說：“我不同意你的觀點，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。”無論傾訴、傾聽，都要打開心靈，接受光明的恩賜，當我們將自己的訴說局限於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中，迴避現實灼熱的目光，我們怎敢說自己尚有勇敢而獨立的人格？

沒有傾訴與傾聽，便失去獲得完整的一生，心靈的聖地變得乾涸，一如喪失水與陽光的滋潤，那麼注定這靈魂的棲息地將走向絕唱。